

明清十大家尺牘

5  
8272  
8288  
函

王陽明尺牘目錄

答徐成之

與黃宗賢 三首

與王純甫

寄希淵 三首

與胡伯忠

與黃誠甫

寄李道夫

與陸元靜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與楊仕德薛尚誠

與薛尚謙

與安之

答甘泉

與席元山

答方叔賢

與陸元靜

答劉內重

與王公弼

寄鄒謙之 二首

答友人

答南元善

與王公弼

與歐陽崇一

寄陸原靜

答甘泉

與馬子莘

與毛古庵憲副

與戚秀夫

寄安福諸同志

與錢洪德王汝中 三首

答何廷仁

答佟太守求兩

答毛憲副

與安憲慰 三首

答人問神仙

答徐成之

答儲柴墟 二首

上晉漢司馬 二首

上彭幸庵

寄楊邃庵閣老 四首

寄席元山

答王疊庵中丞

與陸清伯

與黃勉之

復童克剛

與鄭啟範侍郎

答方叔賢 二首

與黃宗賢 四首

答見山冢宰

與霍元崖宮端

答潘直卿

寄翟石門閣老

寄何燕泉

王陽明尺牘

答徐成之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起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悒快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為迂腐成之不為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為助近為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為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與黃宗賢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况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絕草亭席虛相聚尚未有日僕

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元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又

書來及純甫事。慙慙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為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閱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疎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怒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為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冰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為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為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往見

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為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歎。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力。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粒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光明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埋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尚未遂。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又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既感且愧。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素所目為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為諱。吾人尚棲棲未即逃避。真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真本心。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腳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尚多抵牾始聞而悅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悅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悅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為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爐受鉗錘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為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為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

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寄希淵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為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纜。其時亦不易值也。

又

希顏茫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為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為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為愧為忤。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李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為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為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



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為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為諸君之媒。約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餬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卻恐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又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縻於職守。無由歸。適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為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露。宜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即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為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首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為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問語。不盡不盡。

與胡伯忠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為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即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

以為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讐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為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為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立志之說已近煩黯。然為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瑣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邪。臨別數語。彼此閤然。終能不忘。乃為深愛。

寄李道夫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為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為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

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為天下倡。彼依阿倻備之徒。雖多亦奚以為哉。幸甚幸甚。比聞列郡之始。即欲以此學為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為執事喜。然又甚為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啟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為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尚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 與陸元靜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駕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羣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卽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

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為諸友今日喜為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腳踏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日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雪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尚誠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乎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廨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與薛尚謙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

所講盡成虛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任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 與安之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間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篋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為何如耶。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疎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 答甘泉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

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為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窶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為妄為偽。今璧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僕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為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復可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德明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 與席元山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非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

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為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人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照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方叔賢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為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

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之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為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尚微有異。然不害其為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真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為罪也。

### 與陸元靜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為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為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為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



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即當長遊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覺。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為元靜決此大疑也。

### 答劉內重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為學工夫。尚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為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為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為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強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五鄉亦與其童子進見。在當時固不能無感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為。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為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